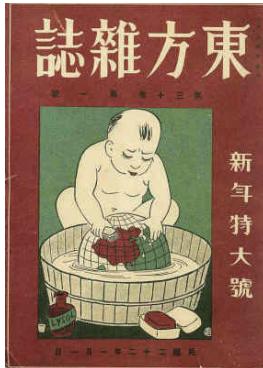


◇ 闲话文人

王凯

民国文人的新年梦



1932年11月1日，上海《东方杂志》策划了一次征求“新年的梦想”活动，向全国各界人士发出征稿函400份，《东方杂志》征求的问题是：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新年征梦活动反应强烈，最终有142人发表了244个梦想，其中有柳亚子、胡适、林语堂、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顾颉刚、周作人、郁达夫、杨杏佛、张申府等诸多社会名流。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以“新年特大号”的形式刊发了这些名人的新年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第一个问题，大部分的新年梦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认为未来之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总之一句话，前途光明，美梦不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征文中说：“我梦想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曾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后因政见不同而退党，他的梦在当时显得很大胆：“我理想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我理想的中国人都是能纯客观，都懂得唯物辩证法，并都是能实践唯物辩证法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五花八门，很有意思。作家巴金这样写道：“我有一个先生，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假如这就是他的梦想，那么我的也是这个。我也相信个人是和社会分不开的，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之可言。”罗文干的梦想很实在：“能戒酒，能涵养，无疾病，勿懒惰，一直到死的一天，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胡适的梦特别奇怪，他想要一个监狱，他可以在里面坐十年或十五年的牢，不许见客，没有应酬，在里面可以读书，可以借阅图书，还可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每天有人督促进行体育锻炼，或者体力劳动。胡适最后说：“我想，我如果有这样十年或十五年的梦想生活，我可以把我能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出，岂不快哉！”

对于1933年元旦的这次梦想征集活动，《东方杂志》编辑事后做了一个分析和统计，发现应征者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一些大城市，其中上海最多，有78人，南京17人，北平12人，杭州8人，广州4人，其他内地城市很少或者没有。而应征者的性别则出乎人们的预料，男士占了大多数，有138人，女士只有4人，编辑在《读后感》中非常惋惜：“很可惜我们接的女性投寄的梦想太少了。我们相信许多太太小姐们都有一些美妙的幻想。至少女子做梦，决不少于男子，这应当是别有原因。或许女子比男子更矜持一些，不愿意把她们的神圣的秘密随便告人，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至于应征者的年龄，则以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居多，其中大部分是大学教授、

编辑、作家以及新闻记者，都是所谓的“文化贵族”，这些人占了总人数的75%以上。《东方杂志》在发出征梦启事时，颇注意到职业的普遍性，但征求的结果却让他们有点小小的失望——看来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连做梦的心思和条件都没有。

在当时外敌人侵、国运凋零的大背景下，这些应征者的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希望未来的国家繁荣、富强，希望人们都能在一个和平、安宁、温暖的环境中幸福生活，这也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正如《东方杂志》编辑在《读后感》所说：“这244个‘梦’，虽然不能代表4.5亿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

野生动物的交往也是没齿难忘——

那时我们二队农工和知青统一住集体宿舍，是一大间自己动手打好地基，用砖先垒砌在自挖自夯的地基上，因为砖当时较为稀罕金贵，所以常常不到一半以上的墙就改用泥坯了，当然也没钱买瓦，是用麦秸或草等做屋顶了。地面当然无任何铺设，直接是潮湿的黄土地。所以这种房屋构造是十分简陋大都市现代人无法想像，这种我们建起的房屋两三年后必会“通风透光”加漏雨了——，在老泥瓦匠指导下，我们就上房再修补。

我记得开始我们宿舍紧挨着队里一个粮仓，为了保证粮仓安全可靠，基本上上下都是砖瓦结构和水泥地面了。但晚上，一吹灭了灯麻烦就来了。

俗话说：“老鼠生来会打洞。”那时职工因穷困大多没有蚊帐，我母亲让我带有一单人绿色小蚊帐，真派上了用场，当然防蚊蝇还没有问题，但晚上只要吹灭如豆煤油灯不久，这种哺乳动物、啮齿目的耗子大军从洞穴中爬出来，就开始沿着墙根，从“总部”隔壁粮仓发着“吱吱”呼叫声，成群结队潮水般出动到我们屋子里了。

那时三夏三秋后体力劳动十分繁重，都是在龙口夺粮嘛，煤油灯下读了个把小时书后，很快上下眼皮打架，支撑不住就上到我们自制床上青纱帐里进入梦乡了。开始入睡时也听不到耗子大军前呼后应的出动声音了。但是这些白日胆小嗅觉性十分高的地下部队在这黑夜中却大显身手，它们不但熟练高超地沿着拉蚊帐的铁丝飞快奔跑来回，到了我小帐顶放开手脚放肆的手舞足蹈起来，更有甚者还钻账而入，到我面上亲吻起来，我感到了它们扎人的胡须。让我骤然惊梦而起，拳打脚踢击退帐内帐顶大小鼠军，像京剧“三岔口”夜斗中，我手掌曾接触到他们毛茸茸、呈锥形、拖着大尾巴的身体，这些嚣张贼鼠虽小却绿豆眼闪着怕人的绿光。

第二天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酸痛的双眼随保管员打开粮仓门查看他们的大本营；在梁上，竟还有也许是昨夜欢舞的大小老鼠在随时准备逃窜，却壮胆在有高空优势且贼目警惕张望着，这又正如唐诗所写：“官仓老鼠大如牛，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更古老的诗经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可见同伙田鼠也是很可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除四害中：如今麻雀已正了名，但你这老鼠耗子此类和贪盗国家和人民的物品一样的贪官污吏，必遭全民人人喊打呢！但当时怕下药后污染屯粮，我们改用鼠夹鼠笼应战。也狠狠打击了不可一世的鼠敌，着实让我们夜晚消停放心入睡了一阵子。我回忆当时农场都没有养狗养猫的农户，鸡鸭等家禽也绝对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之列。

全世界老鼠耗子种类竟有450多种，始祖“东方晓鼠”据查竟有五千万年的历史，当然供应人类做各种科研的特种定向培育的小白鼠毛白肤红，体长不过15厘米左右。1986年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了大事故，近9.5万人死亡，但动植物皆死亡的三年后，老鼠不知从何洞穴内爬出复活了，据说更加肥硕壮大了。

有平整的屋顶，可以晾晒；有尖嘴的瓦檐，可以滴雨；有舒适的小院，可以闲坐。家具多年一直用着，有经年熟悉的味道和手感，有岁月印留的光滑和破损，摆着就有故事。一盘土炕横在屋内，夏天凉爽，冬季温暖，睡于其上，身心倍感熨贴和踏实。就是水泥地面，可感知地气的蒸腾，脚起脚落有泥土沾上，也不扎眼，还很亲切。

菜园就在房前屋后，打理方便，采摘顺手。春菠菜、油菜，夏黄瓜、豆角，秋丝瓜、萝卜，冬白菜、土豆；应时蔬菜，应时而种，应时而收，应时而食，服从节令的命令，血气也随之平顺。精致管理、篱笆围挡，长势旺盛、色彩斑斓、水灵可人的菜园，如工艺品一般得意自足。收获之时，送给乡亲邻居、城里儿孙，或邀人一起采摘，乡情、亲情便融入菜蔬，心情甚是愉悦。

庭院不大，但很怡情。旧时或新拣的石板，铺就数条随意弯曲的小径，从院口直通屋檐下、连通东西厢房和菜园；偶有簇簇野草在石缝间蓬勃，也由它而去，权当点缀。台阶前，月季、芍药、凤仙、睡莲，花开艳丽、香萦满院。葡萄架必须要有，间或几株南瓜、丝瓜攀于其上，高高地搭起一座凉棚；架下一张石桌、几块石凳，或一把摇椅、一块棋盘，闲逸的生活便从这里开始。

院墙边，栽种或嫁接几株果树。桃杏梨、苹果、李子、石榴、山楂，都有。剪枝、疏花，施肥、浇水，一丝不苟。花开之时，数枝繁花摇出墙外，外溢满院春色；成熟



乡间

之时，累累果实垂压墙头，昭示丰收一派。或有路人想要采摘，便会慷慨应允，与其分享，他快乐，也留下快乐。

养点小动物，日子便也热闹。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在院里滚来滚去，叽叽争啄我撒开的小米、菜叶。数月，羽毛丰满，清晨公鸡喔喔打鸣，催我起床劳作；晌午母鸡咯咯产蛋，唤我前去捡收。一条土狗，从小养到大，尾随身旁，亲切地唤作“花花”或“蛋蛋”；白天相伴，夜里看家，有情有义。一只猫咪，懒懒地卧着、喵呜着，温顺地来去如云。鸡犬相闻，猫捉老鼠，就是我想要的。

闲暇时，邻里间串串门儿，唠唠家常，不温不火；遇事时，相互间搭把手、帮个忙，不图感恩回报，这才是真正的邻里。时常上山割捆茅草、拣些干柴入灶，铁锅炖肉、炖菜、煮粥，炒家常菜，蒸发面馍，味道绝对纯正，是儿时母亲的味道，更是骨子里的烟火味道。邀旧时老友或投缘乡邻到家小聚，坐在葡萄架下，品尝我的手艺和珍藏的老酒；饭罢，吃些水果、下盘闲棋，谈天说地、回忆过往，相知相聚的快乐让我陶醉。静下来，读读书、练字、散步、听听音乐，只为修身养性，有情有趣的生活让我心醉。

老了，需要老伴相伴。俩人相守相依，从黑发到白头，度过数十年。甜蜜也罢，磕绊也罢，经历了那么多事，彼此都已适应，一切都成了可资回味反刍的财富。一张张老照片、老物件，不时翻看、把玩一番，或喜或悲，或笑或哭，都会毫无遮掩地真实流露，相视相拥。一起赏云、吹风、听雨、观星，一人坐上摇椅一人摇，一人无语暗示一人和，默契地相扶相随，在乡下演绎一生最浪漫的事儿。

当我老了，回到乡下，回到生命的起点，守望生命的终点。这是我的梦想，但也不是梦想。

◇ 新年寄语

王贵宏

站在新年的门口

在纷飞的雪花中，又收到四面八方朋友们的问候，一种温暖在心内缓缓荡漾。此刻，我蓦然惊醒，我已站在新年的门口。2015年已在隆冬中渐行渐远，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的思绪禁不住波飞浪涌。

记得风华正茂时，我在基层单位舞文弄墨，每年站在新年的门口，都是我最为忙碌的时候。画牌匾、写春联、编板报、贴标语，让我这个耍笔杆子的“秀才”尽情发挥“才艺”，感到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能力得到了发挥，品味到了工作的幸福。

站在新年的门口，每个人都会在心底滋生出各种各样的期盼。细碎的雪花在眼前飘落，我们怎能抑制住内心的感慨？雪花像是对旧历的祭奠，又像是迎新的请柬。过去的一年，是荣，是辱，是悲，是欢，该蒸发的早已蒸发，该沉淀的早已沉淀。一切的一切，都让你我借助雪花的手，悄悄播撒于每一个逐渐远去的细微瞬间……

站在新年的门口，你瞥一眼生活，会发现大街上、商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把元旦的味道渲染得馨香馥郁。你也像所有人一样，在各个柜台前穿梭，在各条街上游逛，计划着送给家人的礼物，掂量着送给朋友的礼物，总希望元旦可以是一个吉祥的开端，给此生你珍惜的人和珍惜你的人以最好的呵护和疼爱。

站在新年的门口，无论有什么借口，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能阻止我们回家的念头。当你踏进院子，看到小狗摇着尾巴兴冲冲地跑过来；当你迈进房门，看到母亲准备好的菜肴正散发着诱人香气；当你走进客厅，看到父亲慈爱的脸庞，你会感到曾经四处寻找的人生温暖之源，原来竟在这里，而这份温暖，值得自己一生感恩和回味。

站在新年的门口，也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呆在书房里，把一整年的时光和记忆关在门外，不管有多么不舍，我们终究是送走了生命中的又一个一年，这一天的时光，不再是去年的了，这一天的自己，也和过去不同，再也不能回头。心里尽管萦绕万般不舍，甚至忍不住想要伸双手，挽留刚刚过去的一年。此时的心绪，五味杂陈，然而，但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可以规划出更多的设想，用更深的眷恋，去实现这个吉祥的开端，幸福的起点。

在2016年里，要珍惜每一天的光阴，铭记每一条生命感悟，戒掉那些消磨我们斗志的无聊嗜好，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浮躁虚荣。倾情畅游书海，赤诚抒写人生，为别人鼓掌，为自己加油，画好2016年这幅崭新的人生画卷。

◇ 流金岁月

万伯翱

与鼠共舞的知青岁月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园艺场第二生产队当知青整整十个春秋；我已满怀深情地在人民日报上写过我的生产队长们，今天第一次写与

同事小周最近计划买下老家老宅旁的一块闲地，欲将旧屋翻盖，待退休后搬回故乡，悠然安度晚年。我虽笑其想得太早，却也深表认同，暗自思忖：当我老了，也要落叶归根，回到乡下那个给我血肉的村庄。想来，便洋溢出一种诗意和情怀，令我心潮澎湃。

告老回乡，逃离了工作交际的冗杂，回归生命的简单本真，只为心性。我就是我，过想要的生活，活到自然，一如儿时，做回自己。

老屋虽修葺一番，却仍保留旧时模样。

野生动物的交往也是没齿难忘——

那时我们二队农工和知青统一住集体宿舍，是一大间自己动手打好地基，用砖先垒砌在自挖自夯的地基上，因为砖当时较为稀罕金贵，所以常常不到一半以上的墙就改用泥坯了，当然也没钱买瓦，是用麦秸或草等做屋顶了。地面当然无任何铺设，直接是潮湿的黄土地。所以这种房屋构造是十分简陋大都市现代人无法想像，这种我们建起的房屋两三年后必会“通风透光”加漏雨了——，在老泥瓦匠指导下，我们就上房再修补。

我记得开始我们宿舍紧挨着队里一个粮仓，为了保证粮仓安全可靠，基本上上下都是砖瓦结构和水泥地面了。但晚上，一吹灭了灯麻烦就来了。

俗话说：“老鼠生来会打洞。”那时职工因穷困大多没有蚊帐，我母亲让我带有一单人绿色小蚊帐，真派上了用场，当然防蚊蝇还没有问题，但晚上只要吹灭如豆煤油灯不久，这种哺乳动物、啮齿目的耗子大军从洞穴中爬出来，就开始沿着墙根，从“总部”隔壁粮仓发着“吱吱”呼叫声，成群结队潮水般出动到我们屋子里了。

那时三夏三秋后体力劳动十分繁重，都是在龙口夺粮嘛，煤油灯下读了个把小时书后，很快上下眼皮打架，支撑不住就上到我们自制床上青纱帐里进入梦乡了。开始入睡时也听不到耗子大军前呼后应的出动声音了。但是这些白日胆小嗅觉性十分高的地下部队在这黑夜中却大显身手，它们不但熟练高超地沿着拉蚊帐的铁丝飞快奔跑来回，到了我小帐顶放开手脚放肆的手舞足蹈起来，更有甚者还钻账而入，到我面上亲吻起来，我感到了它们扎人的胡须。让我骤然惊梦而起，拳打脚踢击退帐内帐顶大小鼠军，像京剧“三岔口”夜斗中，我手掌曾接触到他们毛茸茸、呈锥形、拖着大尾巴的身体，这些嚣张贼鼠虽小却绿豆眼闪着怕人的绿光。

第二天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酸痛的双眼随保管员打开粮仓门查看他们的大本营；在梁上，竟还有也许是昨夜欢舞的大小老鼠在随时准备逃窜，却壮胆在有高空优势且贼目警惕张望着，这又正如唐诗所写：“官仓老鼠大如牛，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更古老的诗经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可见同伙田鼠也是很可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除四害中：如今麻雀已正了名，但你这老鼠耗子此类和贪盗国家和人民的物品一样的贪官污吏，必遭全民人人喊打呢！但当时怕下药后污染屯粮，我们改用鼠夹鼠笼应战。也狠狠打击了不可一世的鼠敌，着实让我们夜晚消停放心入睡了一阵子。我回忆当时农场都没有养狗养猫的农户，鸡鸭等家禽也绝对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之列。

全世界老鼠耗子种类竟有450多种，始祖“东方晓鼠”据查竟有五千万年的历史，当然供应人类做各种科研的特种定向培育的小白鼠毛白肤红，体长不过15厘米左右。1986年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了大事故，近9.5万人死亡，但动植物皆死亡的三年后，老鼠不知从何洞穴内爬出复活了，据说更加肥硕壮大了。

第二天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酸痛的双眼随保管员打开粮仓门查看他们的大本营；在梁上，竟还有也许是昨夜欢舞的大小老鼠在随时准备逃窜，却壮胆在有高空优势且贼目警惕张望着，这又正如唐诗所写：“官仓老鼠大如牛，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更古老的诗经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可见同伙田鼠也是很可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除四害中：如今麻雀已正了名，但你这老鼠耗子此类和贪盗国家和人民的物品一样的贪官污吏，必遭全民人人喊打呢！但当时怕下药后污染屯粮，我们改用鼠夹鼠笼应战。也狠狠打击了不可一世的鼠敌，着实让我们夜晚消停放心入睡了一阵子。我回忆当时农场都没有养狗养猫的农户，鸡鸭等家禽也绝对在“割掉资本主义尾巴”之列。

全世界老鼠耗子种类竟有450多种，始祖“东方晓鼠”据查竟有五千万年的历史，当然供应人类做各种科研的特种定向培育的小白鼠毛白肤红，体长不过15厘米左右。1986年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了大事故，近9.5万人死亡，但动植物皆死亡的三年后，老鼠不知从何洞穴内爬出复活了，据说更加肥硕壮大了。

◇ 市井烟火

张金刚

当我老了，回到乡下

同事小周最近计划买下老家老宅旁的一块闲地，欲将旧屋翻盖，待退休后搬回故乡，悠然安度晚年。我虽笑其想得太早，却也深表认同，暗自思忖：当我老了，也要落叶归根，回到乡下那个给我血肉的村庄。想来，便洋溢出一种诗意和情怀，令我心潮澎湃。

告老回乡，逃离了工作交际的冗杂，回归生命的简单本真，只为心性。我就是我，过想要的生活，活到自然，一如儿时，做回自己。

老屋虽修葺一番，却仍保留旧时模样。